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聂华苓卷

珊珊,你在哪儿?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选文丛
聂华苓卷

珊珊,你在哪儿?

曾庆瑞 邹韶军 编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珊珊, 你在哪儿? / [美] 聂华苓著; 曾庆瑞 邹韶军 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9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聂华苓卷/曾庆瑞等主编)

ISBN 7-300-01931-5 / I · 121

I. 珊…

II. ①聂… ②曾…

III. 小说-美国-现代-选集

IV. I 712.45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聂华苓卷

珊珊, 你在哪儿?

曾庆瑞 邹韶军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8 000 册数: 1-5 000

定价: 12.50 元

序

● 萧 乾

80年代我三度访美，两度访问新加坡，结识了很多位用华文写作的东南亚以及散在欧美的华人作家。每次都不但结下深厚友情，还接受了大量赠书。朋友慷慨送书，理应而且也渴望仔细阅读，从而增进了解，并在艺术上观摩学习。但仅仅从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艺营带回并分批由邮局收到的，就达500册。我读了其中的一些。由于当时许多地方都渴望阅读并出版这批来自远方的作品，我只好分别赠给了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现代文学馆以及几家准备出版这类作品的出版社。当时我就想，倘若有一套有代表性的精选文库多好！那就更便于普及，使国内读者对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概况，获一轮廓性认识，知道都有哪些重要作家及其杰出作品，并通过阅读，对地球各个角落的炎黄子孙的生活及思想感情有所了解。

这套《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问世，就使我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我深信这套书必将在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巨大的作用。

现在世界不少地区为促进经济合作，都在组织共同体。我有

时想，散居在各大洲的华人，各地都有不少位用华文写作的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他们丰富多采的生活及错综复杂的感情。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华文文学的共同体，相互沟通，切磋琢磨，从而对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7/12/02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缘起

● 曾庆瑞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大陆上“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学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延伸和发展。

作为中国大陆上新文学的分支和组成部分，在台湾地区，这种新文学是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在当地的发展的。虽经日据时期的艰难，仍绵延至今，历80年的岁月而不衰，以其独具的特色与海峡这边的大陆新文学相呼应。

在海外，它也是在20年代，于新马等南洋一带兴起。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里，马华新文学已经蔚为大观。迁延而及，泰华、菲华等新文学，也方兴未艾，日见其声势之可观。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由大陆，或经由台湾、香港出境，又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定居海外，特别是定居于欧美各国。于是，又一批华文文学作家出现。发展到最近十余年，在西方，以美华文学为主体，名家辈出，佳作纷陈，竟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影响日益深远。现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遍布世界许多国家，海外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了。

至于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文学，40年代之前，和内地是一个整体。那以后，社会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生活的变化又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一度，人称香港、澳门地区为文化沙漠。其实不然。那里的文学也自有特色，自有成就。

处在一个对外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与社会，我们不能不介绍这样的文学，不能不研究这样的文学，不能不在整个民族文化的积累里给它一个恰当的地位。通过这样的介绍和研究，我们将有可能把这种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宏观世界里加以考察，并从“根”的角度对这种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领域里一个空白的领域将被开拓出来，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里又将增添一项丰美的积累，既有现实的认识价值，应用价值，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家的共同的迫切要求。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赵淑侠女士就很坦诚地说过，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需要更多更广的认知和沟通”。她所说的认知和沟通，当然首先意味着故国文化对他们的认知和沟通。为此，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直在努力把这种文学介绍回中国大陆本土，促进中国大陆本土的读者和学术界对这种文学展开研究，作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交流。

与此相呼应，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和高等教育界也引起重视。一些介绍、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进行。许多大学的课堂里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有的还培养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不止一个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福州等地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建立起来，投入了运转。所有这些努力，都已初具成效。整个事业，前景十分光明。

在这个事业里，我们选取了一个课题，即：用《台港澳与海

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形式，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作品，或作家们的代表性的作品，介绍给大陆的广大读者。

我们的宗旨是：介绍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提供这种文学的研究资料；传播这种文学的研究成果；积累这种文学的历史的现实的总体的成就；以促进这种文学和中国本土上的“根”文学的交流；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发展。对于当前高等院校正在开设的有关这种文学的课程来说，本《文库》无疑也将提供一份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

我们深信，本丛书预定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将同心协力，热切地期望着，在这项事业中，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上“根”的文学之间，架好一座金色的桥梁。

目 录

I

[1] 聂华苓小传

[5] 爱国奖券

[21] 珊珊,你在哪儿?

[36] 高老太太的周末

[47] 一捻红

II

[61] 失去的金铃子

[223] 桑青与桃红(节选)

——第四部

III

[281] 忆雷震

[296] 春风岁岁还来否

——怀念许芥昱

- [303] 寄母亲
- [318] 梦谷
- [320] 溪边
- [323] 女作家
- [328] 聂华苓作品系年
- [329] 聂华苓：一个最接近世界的中国灵魂
(编后记)

聂华苓小传

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南国江城武汉。其父聂洸曾任国民党贵州平越行署专员，在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丧生。抗战爆发，14岁的聂华苓开始流亡生活，历经艰辛。1944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因川资不足，改入中央大学，1948年毕业。随后，自南京飞抵解放大军围困的北平结婚，并目睹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携全家离开大陆，定居台湾。

甫抵台北，即入《自由中国》杂志社工作，其文学创作也始于此时。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聂华苓失业并受到监视。

1964年应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之邀，赴美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顾问，并提议建立国际写作计划，历任该计划副主任、主任。1971年与安格尔结婚。1976年，与安格尔同被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并被称为“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1979年在美组织第一届“中国周末”，这是海内外中国作家的第一次聚会，萧乾、毕朔望应邀参加。

聂华苓曾出版创作、翻译及文学研究著作18部。其中长篇小说三部：《失去的金铃子》（1960，台北学生出版社），《桑青与桃

红》(1976, 香港友联出版社),《千山外, 水长流》(1984,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篇小说一部:《葛藤》(1953, 台湾自由中国社); 短篇小说集四部:《翡翠猫》(1959, 台北旺华书局),《一朵小白花》(1963, 台北文星书店),《台湾轶事》(1980, 北京出版社),《王大年的几件喜事》(1980, 香港海洋文艺社); 散文集三部:《梦谷集》(1965, 香港正文出版社),《三十年后》(1980, 福建人民出版社),《黑色, 黑色, 最美丽的颜色》(1983, 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此外还有英文著作《沈从文评传》(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hen Ts'ung—wen, 1972, Twayne Publishers)。

I

爱国奖券

乌效鹏在宿舍里灯光通明的走道上，一只手拿着一张玉绿色的爱国奖券，一面走，一面低头看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一张字据：

立约人顾丹卿等五人经万发杂货店老板李金贵先生作证，合资购买第一八六期爱国奖券一张，奖券号码，七六一四九六，净得奖金，五人同意平均分配，并各抽二十分之一酬谢证人，恐口无凭，特立字据为证，各执乙纸。

立约人：顾丹卿 顾曹文娣 乌效鹏
万守城 林阿珠

证 人：李金贵（万发杂货店印）

中华民国四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乌效鹏看完之后，便将字据叠了起来，由裤袋掏出了一个绛红色塑胶夹子，将字据塞进紧里一层，紧贴着身份证，把夹子放回裤袋，还用手拍了一下，这才走到顾丹卿夫妇的房门口，晃着那张硬挺挺的爱国奖券，振臂高呼道：“喂，二十万！”

收拾厨房的阿珠拿着一块乌黑油腻的抹布，呱哒呱哒跑到厨房门口，伸头看到乌效鹏晃着奖券那嬉皮笑脸的神情，便将抹布

使劲摔了一下，嘟哝道：“神经病！”万守成由另一间房里一手拿着一枝毛笔探出一个开了顶的秃头来，看了一下，又转身回到房里把毛笔放下，退下了袖口的黑布筒，哈着腰走了出来，跟着乌效鹏走进顾丹卿夫妇房里去了。

那是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却开着一盏二百支光的电灯，他们实在整够了，唯有在这不花钱的公家电灯上才可出一口气。在那带点儿讽刺的灯光下，希望与绝望、梦幻与现实、挣扎与消沉，极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令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两个大竹床就占据了大半间房，一个竹床上东倒西歪地睡着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正如顾丹卿的太太文娣自己所说的，“像破庙的菩萨”。靠墙有一张不方不长的斑驳的桌子，上面放着好几本杂志，有以名人为封面的内幕杂志，以裸体女人为封面的黄色刊物。四张活动椅子，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另外两张折拢着竖立在墙边，上面搭着小孩的湿衣服和开裆裤，裤子上散发着一蓬蓬热腾腾的尿气。墙角放着一只褪色的赭色皮箱，侧面贴着一张字迹模糊的签条，还隐约可见“由上海至台湾：顾丹卿”几个字，箱子上堆着大人小孩的干净衣服和未洗的臭袜子、破汗衫。墙上一边挂着处里全体同人元旦日团拜时所摄的一张合照像：正中间四平八稳地坐着他们的处长，站在处长右手的是乌效鹏，飞扬的眉峰、奕奕的两眼、有棱有角的下颚、咬着牙、昂着头，一脸挑衅的神情，仿佛是被挤得无可奈何才忍气吞声站在那儿的；与他并排站着的是顾丹卿，他未老先衰，一付无形的千斤重担压得他扛着肩、微驼着背，晦黯的高高的额头下，是一双怯怯的、悚惶的、疲倦的眼睛；万守成垂手侍立在最后一排，他个头儿小，又上了年纪，不但别人瞧不起他，连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只有离人远远的，一个人呆在一边，躲在他那套终年不离身的旧中山装里，低着头，翻着小三角眼，撇着眼角，欲哭无泪。另一边墙上属于顾丹卿夫妇五彩缤纷的过去，那儿挂着他们的一张结婚照，嵌

在泥金雕花的像框内：长长两排衣冠楚楚的绅士和鬓光钗影的淑女，簇拥着一对新人，那时的顾丹卿与今天判若两人，丰满匀静的额头，清新灵秀的眼神，那么有把握地、似笑非笑地望着前面。假在他身旁的新娘，娇嫩得像一颗刚摘下的新鲜葡萄，由她那半惊半喜的眼色看来，大概她的心正卜卜跳动着、她的手正濡濡沁着汗的吧！在这张照片旁边的是一张没有像框的彩色风景画：一泓溶溶的春水，映着一片火烧似的芍药，两三只蓝色的鸟，仿佛害怕那烈火烧身似的，由花丛中拍翅飞起，一片乱红像迸裂的火星，濛濛扑向水面。现在也正是草薰风暖的春天，然而，顾丹卿的春天却是用四颗大头钉高高钉在那苍白的、破陋的石灰墙上的，可望而不可及。

乌效鹏和万守成走进房来的时候，顾太太正坐在床沿拍着一个刚放上床的睡着的孩子，抬起头来说道：“今天开奖了，怎么卖晚报的还没来？说不定我们已经得了二十万呢！”她现在脱胎换骨似地变了样，变成了一颗小橄榄，干的、皱的，中间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

顾丹卿坐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没抬头，也没言语，看着他手上的一份黄色杂志。

万守成在顾丹卿对面的椅上坐下了，问道：“是什么号码？我又忘了，我背过好多遍。”

“七六一四九六，听清楚了没有？七六一四九六。”乌效鹏望着奖券念着，然后把奖券递给万守成，“哪，干脆给你，一个人关在房里背去。”

万守成双手接了过来，嘿嘿笑了两声，将奖券放在桌上，用一个没有盖的浆糊瓶子压住了，搭下眼皮，眼睛望着奖券咕咕哝哝地说道：“昨天晚上财神爷给我托了个梦，他长的就跟我以前在家里朱漆大门上贴的那个财神爷一模一样的，嘿！”这时他才抬起头来，眼睛望着乌效鹏，“他腾云驾雾地到我面前来了，我爬在地